

秋至古漕桥

□ 陈昌荣

一场秋雨刚刚来过。漕桥河的水，还是那么温柔与婉约，像极了江南女子，羞羞然、翩翩然地流向了浩瀚无垠的太湖，尽显江南之水的柔美与风韵。

漕桥河，是武进与宜兴的界河。这座古漕桥，始建于清代，是石拱桥，如虹，横跨在漕桥河之上。许是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缘故吧，桥面还是有些湿滑的。雨后的阳光很灿烂，也有秋天微凉的风，飘过几片秋来的落叶，暑热好像还未走远，石阶尚有余温，抬头、迈步，拾级而上，站在漕桥之上，让秋风入怀。

站在漕桥上看漕桥老街，恍若隔世。此刻，老街是安静的，人们行走的步履也是那么不急不躁。独自走进幽深的小巷，想起了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一幅饱含诗意词韵的水墨画由

此而生。其实，水乡何处不入画呢？只缘身在画中罢了。咿咿呀呀的江南小曲，粉墙黛瓦依旧，庭院深深依旧，修竹几株依旧，只是时光的光影斑驳了。几束芭蕉，探过季节的绿，轻闻，一袭桂香飘跃过墙头，满院流香，满街流香，满镇流香。沿河人家，门楣敞开了，让风可以进来，让饭菜的香味飘出去。小桌、小椅、茶壶与小盏，就摆在老屋的厅堂。几位耄耋老者围坐在一起下棋、观棋，悠闲地说笑，他们说的有棋事，也有陈年往事。

漕桥河不宽，仅丈余，流淌了经年，连通了水乡阡陌，流淌在诗画里的江南。古桥、岸柳、酒旗……秋风，不徐不疾；河水，慢流无声。今天的水岸人家，已无喧嚣、叫卖之声，门前也无停靠之船，漕桥

河里，也无摇船的橹声，唯有几只悠闲的水鸟与家养之鸭，在河水中尽情的游弋，拨弄时光的碎片。我在想，我来漕桥究竟是为何？是来找寻自己年少时的玩伴？还是想听听这秋风带来远方的乡愁？秋风凉，片片落叶忆乡愁。有人说，漕桥，是诗人余光中年少时生活的地方，他笔下的《乡愁》，也是从漕桥出发的。

旧漕运时代已悄然走远，点点白帆，已然谢幕在了作家生动的文字深处。但是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漕运时代，偌大的太湖周边，涌现出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。漕桥周边，一篇大太湖特色的水文章正在书写。工业园区、生态旅游、特色农业、养殖业……新时代、新漕运，正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野菜

□ 胡可

我寻了个空，打电话给阿奶，问问她今年的菜园里种了些什么菜。阿奶忽然提起了春日里的野菜。

明明是在秋日，却分外地想念那些个春天里带绿叶的菜。70多岁的阿奶竟也孩子气地说：“还是野菜的味好啊！”

秋风调皮地刮起我的发梢，吹起了我的零星思绪，让我回想起了童年在乡下的时光。

“阿奶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”我提着菜篮子，随着阿奶漫步在初春的田埂上。

“带你看看春天。”阿奶摸了摸我的头，向我指了指远方。人目所及的是一望无际的嫩绿与鹅黄。

这就是春天啊？我暗想着、眺望着：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，葳蕤鲜活的绿在大地上蔓延，升起大片映丽俏嫩的碧色。抽条的垂柳背影婀娜，春风掠过，飞来了一群不知名的雀儿俏生生地立在上头。柳树下的小溪就这么慵懒地躺着，仔细一瞧，竟还有些冰碴咬着河床。水灵灵的小溪有点狡黠，它趁着春的光景偷懒，奏着欢快的音调奔向远方。清亮的溪面上，攒动着银色的、菲薄的光。偶有几尾野鱼跃出，“噗通”作响……

“过来些，你瞧瞧这是什么？”阿奶打断了我的神游。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，是一大片光滑顺溜的“绿色木耳”。

“阿奶，我怎不知这木耳竟也有绿色的？”我放下了篮子，拈起一块，仔细端详。

“傻闺女！这可是地皮菜。春雷响，地皮长。地皮菜炒鸡蛋，香得人口水都要流下来。”阿奶蹲下身，仔细小心地铲着青绿的地皮菜。阿奶的手如同变戏法似的，从昏黄的大地上一整块地剥离出来。“你摸摸。”阿奶递给我。

黏黏的，湿湿的。

“地皮菜吃起来就像是紫菜、海带。却比它们多些野味。”阿奶直起身子，“咱们快些走，前头还有新花样呢。”阿奶粗糙的手握着我，一起穿过狭长的田野，闯进了春的世界。

“阿奶，这个，我认识，这个就是荠菜。”我欢脱地跳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我神气极了。每年三四月，荠菜饺子、荠菜包子是江南人饭桌上的常客。荠菜焯水出锅的那一刻，清香四溢。属于荠菜独有的清香就这样洋洋洒洒地飘浮在家的每一个角落。荠菜做馅，掺进猪肉，打两三个鸡蛋。浓厚的猪肉与清润的蛋液很好地去了荠菜的涩与糙。煮熟过后的荠菜饺子，轻咬一口，唇齿留香，吃过难忘。

阿奶说，江南人就好这一口野味，纵是鱼肉也不换。往前走了走，是许多熟悉的面孔。大家三五成群，互相吆喝着，来“拾春”。去看看她们的口袋里、篮子里，都大有收获。大家互相夸赞自己挖的野菜，交换着收获。那晚的餐桌上无疑又多了一道春菜。吃不完的野菜大多都被分享出去了，惟独荠菜，被清洗晒干后冻入了冰箱。待到秋冬，还能拿出来包包饺子，解解馋。

春时，街头巷尾，满眼皆绿。挑担的阿爷、提篮的阿奶出现在每个犄角旮旯里。他们的篮子里、担里，不是平日里的上海青、天津白、大西芹，而是扎好的荠菜、揪好的香椿头、握成一捆的马兰头、清洗过的地皮菜，要是幸运些，还能碰到蕨菜。野菜的清香趁你不注意，一股脑地涌入你的鼻尖。等到你发觉沉溺其中时，便“完了”。这下，你可得与这些阿奶们询问价格，买上几把了。

我掏起了口袋里的手机，再次拨通了阿奶的电话。“阿奶，我想吃荠菜饺子了……”

海上神路

□ 李畅

不管看过几次海，每一次还是会被无尽的蔚蓝深深吸引。天与海相接，海天一色，粼粼的波光随着浪花跃动、翻滚，一呼一吸与海浪起伏相应，每次海浪的拍打都带给我心头的震撼。

天朗气清，我乘坐游轮登临秦山岛。秦山岛又名琴岛，是坐落在连云港赣榆区的一座小岛屿，它四面环海，状如瑶琴。传说秦始皇也曾登临此岛，而徐福东渡的传说则给这座小岛蒙上了神秘的面纱。

刚下船，一阵海风就迎面吹来，险些将我的帽子吹掉。我裹了裹衣裳，将帽子系紧了些。已是秋天了，又是在海上，风自然比别处大了些，听得到浪花和鹅卵石碰撞的声音。我张开双臂，任海风拂面，贪婪地享受着此刻的宁静与美好，所有的烦恼都随海风消失殆尽。这一刻，我觉得我是大海的孩子，摒弃了世间所有的浮华与喧嚣，耳边只听得海的心跳。

上了岛，继续往前走，

来到了徐福井。相传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出海寻求长生不死仙药，徐福东渡在秦山岛开凿了此石砌水井，是重要的水源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岛上的居民。随着人流继续往前走，风渐小，拂面似亲吻人的肌肤。我草草看了李斯碑、将军石等景点，就迫不及待地往神路方向赶。路过棋子湾，发现好多旅客已经在神路广场中等待。神路广场再往前就是我神往已久的神路！是海上神路！是我要去的神路！

《江南通志》记载，（秦山）水底有神路，三十余里阔数丈。说的便是秦山岛上的这条路，它细长蜿蜒，一直延伸到海里。在涨潮之时，清晰可见。正如诗人刘长卿所言：烟开秦帝桥，隐隐横残虹。神路若隐若现，只在落潮时见得。之所以有神路这样的奇观，是因为南面的海水向北拍打，北面的海水往南拍打，海上的神路就由此夹击形成。

还没到落潮时间，我便匆匆到海岸边等待，随着南北两岸的浪花不断地碰撞拍

打，神路慢慢显现。渐渐地，神路愈来愈宽，愈来愈长，已经能容下几十个人在上面行走了，上面布满石子和贝壳以及细小的沙砾。走在上面，仿佛行走在大海之中，海风呼啸，一次次压倒性地疾驰而过。海浪化作狂怒的猛兽，搅动翻滚，虽没有卷起千尺高，却强壮有力，足够浸湿鞋子。我站在神路的尽头，放眼望去，目光所及之处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面朝大海，任海风拍打脸颊，海浪浸湿鞋子，海天如此广阔，将我紧紧围绕。虽如蜉蝣寄于天地，虽渺小如沧海之一粟，在如此壮美的自然景观前，我却由衷地感到，我是如此幸福，亦是如此自由。

时间催人，很快就到了下午3时，返程的时间到了。不能再停留了，时间过得太快太快，我久久不能恢复平静，还沉浸在与大海的相拥中，回味着身上海咸涩味道。

随着乘务员一声：“快上船！”我踏上甲板。回望小岛，还会再见吗？海上神路，还会有幸再踏足吗？



“沽酒心何壮，看山思欲飞。”——【元】王冕